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26

BYSC
CS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26

恆齋學案

天津徐世昌

湖湘乙閒自船山王氏後士多潛修其著述可稱學術純正者推恆齋李氏同游諸人皆恪守程朱之說當時未大顯鏡海唐氏乃表章之述恆齋學案

李先生文炤

李文炤字元朗號恆齋善化人康熙癸巳舉人官穀城縣教諭幼頴悟向學十四補諸生博通經史前輩見而奇之後與同縣熊班若邵陽車補旃王惺齋寔鄉張石攻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務究其蘊奥子史梵書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

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平生躬行實踐以孝聞學成遠近爭師之主講嶽麓書院從游者衆先生學以朱子爲歸教士以聖經賢傳之旨爲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各有所得焉所著周易本義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感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嶽麓書院學規續白鹿洞書院學規諸書參國朝學案小識濂學編

周易本義拾遺自序

易之體要象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蘊也變者爻之動也象者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之精蘊於是乎見焉語其性情謂之德語其形容謂之象語其成位謂之體語其對待謂之錯語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彖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占在其中矣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蓋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考是亦不無遺議也不揣愚陋妄爲補葺釋經則以象數爲主釋傳則以義理爲歸體用一原欲推而明之顯微無閒欲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閒憂哀

沓至橫逆頻加稍有暇日未嘗敢釋於心也草稿三易始克成編蓋七年於茲矣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所敢知由辭以得意或庶幾其萬一矣乎

增刪儀禮經傳通解自序

五禮有庸昉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之迄成周之代元聖挺生而制作於是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儀大甚忠信或薄文物既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考互訂思欲折三代之衷爲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固已略見其概矣乃詢之杞宋不足文獻而七十子之徒作爲傳記以故郁郁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灰既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金帛購書眞僞混淆諸儒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見於大戴禮及註疏稱引之間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公輯爲類禮二十餘卷而故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呂與叔思欲大加刪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蘷爲儀禮經傳通解集註然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爲稿本而篇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專以冠昏爲家禮而喪祭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曲禮少儀之紛賾生民所通用大學中庸之淵微聖學之極則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治平之全書不專於言禮而裂取其分土制國設官建侯師田刑辟之事以充王朝之禮能無筆削聖經之嫌乎故知此書實爲稿本而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炤自方

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習之繼而重遭大故乃留意於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疏略復取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軍則師田均建役刑之必晰由是而愼終以凶則殯虞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追遠以吉則祖考神祇廟貌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有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遜敏於庠塾則學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質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鄉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聖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然則是編之修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往不復聖人有作卽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默識於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建中和之極者三復焉可也

周禮集解自序

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紜紜后土含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網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刑辟之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脩齊治平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

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雖以子輿氏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寶公蓋不待李氏亥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去聖既遠晦蝕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炤自弱冠創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讀深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既亡則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概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汨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乎天地無心生民有欲其污隆升降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骸也外王內聖果且有一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虛無爲宗而土苴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疏性術規矩準繩之不立而思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梁筏五經之模範糟粕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永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

區之所敢議哉

春秋集註自序

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灝灝莫非天理之充周即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以爲太和之運哉東遷以後下陵上替卿尹之擾攘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征伐擅矣亂賊日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獲一試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治成周之臣民掃陰雨晦霾之積沴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天之於萬物包涵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形於言者絕無委曲煩擾之迹隨其所發而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訐以爲直徼以爲智舍康莊而入於荊榛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量裒集之擇取之間亦附己意而足成之未知於聖人之意果如何而諸儒之穿鑿附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網維一道而已純之則爲王駁之則爲霸戾之則爲裔戕之則爲賊氣化之遷流不能不疊興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册之中此聖人之所深悲也使

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意而思其義一念之慊不啻華袞之加也一念之欺不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云爲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之三代既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本乎天道以符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則是吏案而已矣則是邸鈔而已矣

通書解拾遺自序

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象盡造化之理以蒙艮立教學之歸以乾損益動明修己之實以家人睽復无妄極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已思過半矣其曰誠曰純曰一中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則則大學之體要也其曰視聽言貌思曰剛柔善惡中則洪範至切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周禮至當之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簡之義也至於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大化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投五金於大冶而精粹者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羣聖之作亦若是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緒歟顧其言高而旨遠辭約而義微朱子之解恆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悟然嗣是以後惟敬軒薛氏嘗究心焉延及後世而誦習者亦罕矣炤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艮友之訓導始獲見其遺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蔀屋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覩天之廣大也晝誦宵思炎雪靡閒然後嘆條理之密意味之深誠有不我欺者而歲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之緒餘而推究之

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遺忘而無極之眞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瞭然於心目之間同志之士倘致思於此焉則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遂不可得而見耶

正蒙集解自序

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聖人寓諸六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氣混茫萬有森列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儀有象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萬物芸芸天則覆之庶民蚩蚩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而宗聖庶物人倫明之察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天命研之精之而性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己而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德發之而爲業行諸上而爲君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爲政事皆同歸而一致耳易擬其象詩宣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家之方術豈足以紊之大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凝之乎訂其頑則仁砭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其辭多未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譏者然囊括造化縷析聖詮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之原所能闖其藩籬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發明其大醇辨晰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擇然後此書之辭意不至於苦其艱深而疑其偏窒也或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四先生之言雖以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

尹之於孔子夫採薇一歌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訓數篇表裏謨誥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正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神會而心得之耳是所望於同志者之商質也

近思錄集解自序

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脩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理家入官均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

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間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遵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概於此以自警云

家禮拾遺自序

先正朱文公宅祝太夫人憂著家禮一書藏之匣中爲一僕童所竊逮易簀後乃行於世當著書時年方强仕耳故與晚年之論不無小異然其規模之宏大條理之精密固無愧於制作之能事也予自連遭大故以來取是書而遵守之誦習之已而參之於儀禮周官復衷之於語類文集爲辨論數十則上推先生之遺意下輯羣儒之公論名曰家禮拾遺郡侯崔公聞而嘉之錫以弁言然未敢出以示人也比年以來三禮解成恐始學者未免有萬牛同首之歎乃復取故編而訂正之以爲有家者誠能守此而謹行焉亦足以正其本矣至若藍田鄉約則鄉里之準繩也白鹿洞揭示滄洲釋菜儀則學禮之權輿也輒取以附其後以爲三代之文物雖不能遽復而因俗以宜民道莫近乎此也抑文中子有言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然則觀是書者其毋以言近而忽之倘亦寡過遠罪之一資乎

語類約編自序

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修和之盛司空

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之傳命世發其蘊斯所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鬱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尚縱橫之詭習揚稽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脩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蟊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讓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之學也即器而謂之道即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夫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悞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脩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也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哀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

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矣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呼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

淵源全錄自序

天牖生民篤生至聖顏曾拔萃翬翔兩驂此道統之源也然顏以明睿之資備中和之蘊而端木未足以並之故天不假齡而有喪予之歎曾則篤實宏毅引年眉壽思孟復承其業而其學於是乎光大矣歷漢及唐雜以百家之支離亂以二氏之邪遁雖或不無豪傑之士特立其間譬彼支川之清泚小澗之湍流終不足與於四瀆環瀛之勝也宋治休明而卓爾之見忽發於月巖星墩之間一門親炙淵奧繼軌然一則超詣而自得一則持守以有成超詣自得者英才莫能窺其奧持守有成者遂主絕學之宗盟焉乃若雪月風花之品題野馬絪緼之窺測則猶若倚於一偏而非正鵠之的沂京南渡斯文從之然晦翁纘正叔之緒而底於大備子靜襲伯淳之詣而入於歧途遂至朋分角立歷數百年而未已以故德溫叔心方續晦翁之傳而公甫伯安復張子靜之幟而有明末代之學術卒淪於淫辭詖行之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子淵雖見天心之復而必循循於博文約禮之功茂叔雖探無極之眞而必乾乾於窮理盡性之旨其與明新擇執涵養進學之義又何以異哉蓋上智之資誠立而明通大賢之品敬直而義方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

可誣也不自度其氣質之若何而淩高蹶空驚世駭俗舍義理而任知覺泥性命而攝精神未嘗不言心而不知惟危惟微之分也未嘗不言性而不知有欲有恆之辨也未嘗不專心以求靜而不知靜存動察與守靜致虛之殊途也未嘗不妄意以睎神而不知形生神發與誠精神應之異致也幾何而不爲異端之赤幟也哉今因伊洛淵源之錄溯而上之以至於尼嶧沿而下之以及於薛胡各倣世家列傳之體而錄其行實盡刪異學之荒謬而使道術歸於一焉庶幾讀論語諸書如聆左史之記言讀淵源一錄如觀右史之記事而師資之儀型宛然在目矣若夫觀而摩焉奮而興焉則存乎其人云爾

附錄

先生十歲適郡城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從祀之故先生歎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學案小識）

先生主講嶽麓時曾作中庸易通講義（先生撰王惺齋傳）

唐鏡海曰先生身雖未顯而道在人耳目至今鄉人偶論及之未有不起敬者其亦典型之不忘者歟（學案小識）

恆齋交游

熊先生超

熊超字班若善化人康熙庚午舉人客京師館於某王邸王重之欲爲援引遽辭歸後以母老不復赴禮部試邃於易有心得研精程朱語錄（參濂學編）

車先生无咎

車无咎初名檀字補旃邵陽人歲貢生事親至孝母卒扶柩過資江遇風舟觸石將沈號痛欲以身殉俄而風止舟定人稱其

誠格研綜典籍與同縣王惺齋齊名著有尚書口義辨類編切己錄家鑑承雅堂集參濂學編

王先生元復

王元復字能愚號惺齋邵陽人歲貢生天性孝友兄亡無子遺產悉以畀諸姪諸甥邃深經學諸儒語錄及輿地象緯內經參同契律呂新書無不精研皆有心得初與同縣車補旃齊名晚及恆齋提倡理學湖湘間學者宗之與恆齋討論增刪儀禮通解作廣道盦測鬼神死生四篇恆齋稱之所著文集詩稾藏於家著述多散佚有榴園管測五卷乾隆中開四庫館曾以採進參李文炤撰傳濂學編

張先生鳴珂

張鳴珂字玉友一字石攻寔鄉人貢生幼嗜學性鈍久乃睿悟大啟見濂洛書曰道在是矣與恆齋及王惺齋友善恆齋所著易詩三禮皆與參訂事親孝四世同居內外翕然參濂學編

清儒學案卷五十四終

清儒學案卷五十五

天津徐世昌

穆堂學案

康熙中葉以後爲程朱極盛之時朝廷之意指士大夫之趨嚮皆定於一尊穆堂獨尋陸王之遺緒持論無所絀雖其說較偏信從者少要亦申其所見不害其爲偉岸自喜也述穆堂學案

李先生紱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左副都御史兼內閣學士六十年充會試考官榜發下第舉子闉於門坐未陳奏奪官發永定河効力雍正初世宗召攝吏部侍郎尋眞除兵部侍郎出爲廣西巡撫擢直隸總督河南

巡撫田文鏡方承上寵有能名疏劾之不當上意會御史謝濟世復劾文鏡所言有與先生奏相應者上疑與濟世比而傾文鏡召授工部侍郎前在廣西捕亂苗下獄既移督直隸亂苗破獄逸去事聞命復往捕治亂苗聞而自歸直隸總督宜兆熊屢糾先生庇屬吏欺罔奪官下刑部論重辟上貸其死命纂修八旗通志尋復以濟世在戍所自承劾文鏡實授指召入詰責復下刑部論死仍命貸之高宗卽位命以侍郎銜領戶部三庫尋眞除侍郎時方開博學鴻詞科坐彊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吳江王藻左遷詹事以母憂歸服闋起授光祿寺卿遷內閣學士以病乞歸十五年卒先生論學主象山謂當先立乎其大并力申陽明致良知之說嘗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子尊德性之見爲卓高宗聞其語而韙之及辭歸問有所陳否以愼終如始對賜詩奬之所著有穆堂初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譜年譜朱子晚年全論朱子不惑錄陽明學錄參史傳先正事略穆堂初稿

陸子年譜序

陸子年譜始創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燮傅琴山子雲而彙編於李恭伯子愿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者也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集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刪汰止云見前某卷以此施之著述文字可也乃楊文元簡所撰行狀之辭亦不備載則事實爲不全矣至於諸兄爲陸子淵源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梭山稱三陸其行實尤未可略今悉爲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明陳建等道聽塗說勦襲舊聞詆陸子爲禪學實未究觀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

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顯道傳子淵等過爲高論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爲禪者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指其實指而出之者惟輪對五劄與答胡季隨一書耳季隨書之駁出於語類門人所記容有譌舛而五劄之譏則屢見於筆札所宜備載俾天下後世得公聽而並觀且亦陸子經國之大猷不可略也佗若無極之辨爲朱陸異同之始而實則兩先生可以無辨蓋非辨其理特辨其辭耳余別有論著此譜仍照原本櫽括不復補入云

陸子學譜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先生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雒淵源錄記諸先生之行者也言與行分而爲二視論孟所記若有間矣孔子教人自謂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答問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蓋以言教不如以身教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與行而二之豈有當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學者所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思雖無窮而淵源所及確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誣也紱自早歲卽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返棄宿昔所習沈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獨學無友不敢自信今歲萬子宇兆奉召還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學也既而同事書局時相考證益著益明乃敢鈔撮先生緒言併其教思所及共爲一書名曰陸子學譜

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錄之體先生之言與行略備將以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沈溺於利慾不泛濫於章句不參錯於佛老庶幾斯道有絕而復興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晚而有聞同守斯編歲寒相勉若道聽塗說之流未嘗身習其事帖帖然動其喙所不計也雍正壬子仲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邸寓舍

文集

原學上

學字古文作斆其爲字從爻今學字中亦從爻易傳謂爻也者效此者也故朱子釋論語謂學之爲言效確不可易而效之義則未全也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弟子職謂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惟有則是以可效惟能則乃謂之學此學之所由以名也效天生之則則孟子所謂凡有四端擴而充之者是也效先生之教則顏子所謂步亦步趨亦趨是也效有二義故曰效之義未全朱子之訓得其一而遺其一者也學主於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惟患不行不患不知親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天下可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學之大規也至於效先生之教亦非導之以知止於觀書册而勤討論孔子謂無行不與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不在語言之告教書册之咿唔聖門好問者莫若曾子而夫子所告在于一貫博學者無若子貢而多學而識夫子非之其教弟子也以孝弟謹信親愛爲主必餘力乃學文其在成人也以志道據德依仁爲先而游藝則居末故先以敏事慎言而後就正於有道則以爲好

學夫子拱而尙右二三子亦尙右則以爲嗜學孔門弟子好學夫子獨稱顏淵其好學之實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行也非知也蓋古未有以學爲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以窮致事物之理爲格物又以大學未詳言格致之事也因疑其義亡而爲傳以補之於是古人爲學之法乃一變尋章摘句之弊流爲玩物喪志斷斷於口耳之間舉古人躬行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矣學記稱大學之教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鄭注以學字連下句誤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四者之中竝無誦讀講論窮理格物之說其論學之弊也則曰今之敎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然則專務讀書講論博聞强記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學之所戒也其始敎也時觀而

弗語幼者聽而弗問弗語弗問始敎猶然烏有學爲聖賢而專於講論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哉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四法之中皆論行不及知今之以窮致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爲格物致知之學者自有大學以來無此學也然則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之說奈何曰古本在禮記註疏中無庸辨也致知卽致其知先後之知格物卽格其有本末之物知本卽爲知至如是而已矣且朱子之以效釋學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是先行而後知也其補格致傳則曰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又先知而後行也物理固不可窮又一人所著彼此互異後學之士何所遵守然則效吾心之天則效先覺之遺

則恪遵訓效之解而一力於躬行雖違大學之章句而合於論語之集註學之義既不荒其於朱子之說亦可以無戾矣

原學下

學訓效其義雖有二而以效吾心之天則爲本義效先生之教則餘力學文之事耳蓋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察識而擴充之則聖學無餘蘊矣親師取友特提撕而使吾察識韓策而使吾擴充焉耳非有加於吾性之外也自宋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鰓鰓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於章句訓詁之煩而鶩其說於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於日用彝常之外而勞其心於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詡詡自以爲講學吾不知其所講者何學也試取孟子所謂本心良心者一體察焉有不茫然思惕然懼者必非人矣楊龜山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烏乎學爲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學爲仁所以學爲人也烏乎學爲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吾一日之間自昧旦而起至寢息而止吾心發一念卽自加審察爲理耶卽奮然直前爲欲耶卽毅然斷絕由是推之行事必求一於理而無欲而心之理得矣心之理得而全乎其爲人矣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反是則謂之放其良心反是則謂之失其本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則孟子所謂近於禽獸而非人矣至於所行之是非則吾心自有良知且餘力以學文亦既知其大端矣其措注則必臨事而後見其細微曲折則必行之而後知非事未至而揣度想像者所能得之也卽如事親孩提知愛本心自具此良知常守此本

心良心卽大舜終身之慕矣其所以盡孝之道則戴記所云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以至於視無形聽無聲莫不本此深愛之心是故昏而愛親則必思定晨而愛親則必思省冬而愛親則必思温夏而愛親則必思凊推之事長事上使衆無不皆然豈有舍固有之良心而求之書册求之講論以爲外鑠之學者哉若謂事上使衆天下國家之事繁重難知必須豫爲講習不知國家天下無異理也昔魯哀公問政孔子對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言不待問也一朝之興各有會典當官之職各有掌故時至事起虚心延訪實意推尋未有不能知者大學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如必豫爲講習是學養子而後嫁也至於常變經權其理皆一不過以此心權度之而已昔顧東橋疑經事可以理推變事非精義不能

恐須平時講解因舉舜不告而娶周公大義滅親二事爲問陽明先生答以舜周公亦止臨時以心度其輕重竝非平時預爲講習見古人有不告而娶大義滅親者而因而效法之也蓋心之爲用萬物皆備苟能治心無施不可中庸論治國平天下不過曰絜矩曾子答一貫不過曰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而仁不待外求矣伊川程子論學謂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考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若明道程子則明言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又曰存久自明何待窮索朱子教人乃云窮理以致其知固異於明道之說其爲格致補傳謂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

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夫卽物窮理豈非伊川所謂求之於外求之於末者乎以是爲竊取程子之意正恐程子不受蓋自大學補格致傳文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雖然朱子晚年固已盡覺其悟余嘗輯朱子晚年全論三百七十餘條竝以尊德性求放心爲主而元明陋儒專取其中年未定之書用以取士明初附益之編爲大全科舉之學因陋就簡朱子全書未嘗寓目遂以講章訓詁之學爲足以師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

心性說

羅整菴因伊川程子有吾儒本天釋氏本心之語遂爲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之說以排世之爲良知之學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張子謂心統性情者也心能兼性性不能外心若有見於心豈無見於性乎心之所統五倫五常萬物皆備釋氏外人倫棄萬物豈能有見於心哉伊川蓋偶爲此言未及分析而後人遂誤解之也整菴又謂今人心學之說混於禪學其意亦指陽明其實亦非也心學肇自唐虞堯舜授受止曰人心道心未及所謂性其言雖出於古文尚書宋以來儒者未有非之者也大學言心而不及性亦未嘗謂之禪若謂盡心爲正學而明心爲禪學則朱子釋明德爲虛靈不昧豈非心乎又曰具衆理應萬事伊川謂性卽理也具衆理應萬事豈非心乎以心釋明德則明明德非明心乎此心旣明發之爲五常施之爲五事明於人倫察於庶物固非聖人不能也彼釋氏者遺棄人倫空諸萬有施之爲敎不可以修身不可以齊家不可以治國平天下舉吾心所有者而悉昧之何明心之有使陽明之學而果如是謂

之禪可矣然謂陽明之學不足以修身齊家平均天下雖童子知其不然也不考之實事而漫爲心性之空言使異端之徒得駕其謬悠恍惚之說假心性以相欺誑至吾儒之躬行實踐有得於心學實可以見之修齊治平者則反推而遠之以爲近禪甚且辭而闢之以爲害道豈不悖哉不獨明道程子謂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卽伊川程子亦謂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凡此數者皆一也明道又言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故本天本心伊川實偶爲此言未及分析耳而後人遽欲分心性爲二黨同而伐異謬亦甚矣整菴吾鄉之先達而陽明爲浙人吾豈私所好於陽明者然平心論之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爲大臣離事自全而已能抗劉瑾乎能誅宸濠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不敢爲鄉先達諱也若陳建輩無知妄論則自檜無譏余嘗爲學部通辯辯條析其說今不復論云

發明本心說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嘗繙閱數十過絕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爲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卽鵝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海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其不爲頓悟之說也明矣至於發明本義並非頓悟孟子論乍見孺子入井卽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論嘑蹴之與不受卽所以發明羞惡之心而不辨禮義而受

萬鍾者則謂之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非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故嘗因楊敬仲扇訟一事謂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即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即發明之一證也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資性諉爲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無庸自諉亦無可自棄此發明本心之教所爲不可以已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爲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經目而道聽塗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爲頓悟之禪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絕無此說而循序之教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尙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孤女者不可誣以摳婦翁矣或謂陸子既非頓悟之教其弟子慈湖楊氏何以專言覺語曰覺非聖學之所諱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孟子不嘗言之乎惟覺悟之後功夫正多既察識必存養必擴充以四端保四海以親長達天下終身之憂儼然日有孳孳而敬仲一覺之後純任自然故有過高之論黎洲黃氏云象山以覺爲入門而慈湖以覺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以慈湖爲失傳則知陸子之傳不如是矣天下之人試即吾說求之其於陸子頓悟之誣庶幾釋然已夫

致良知說上

良知之說始於孟子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良訓善朱子釋以自然語異而意同蓋自然發見之善心即所謂性也顧中人以下善端之發道心甚微而

氣拘物蔽人心甚危良知不可全恃則修道之教起焉陽明先生有見於此故卽良知而加以致之之功蓋盡人以合天明善以復性至當而不可易者也其答陸原靜書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未發之中卽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惟不能不昏於物欲故必致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不能有加損於毫末所謂致良知者不過如此致如致曲致中和之致朱子所謂推而極之也中庸或問致曲之說朱子謂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謂致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致乎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此與陽明先生所以答陸原靜者語有詳略耳其意則豈復有絲毫異同也哉或謂信如此言則何不直舉致曲致中和之說以示人而必自爲致良知之名致煩解說曰此非陽明先生之故欲爲異立標準而闢門戶也爲聖學者切己自修眞積力久必各有躬行心得之妙因各舉以示人以爲學者入聖域之門徑如濂溪之主靜明道之定性伊川之敬橫渠之禮紫陽之窮理致知象山之求放心白沙之靜中養出端倪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皆是也而自善學者觀之則皆與致良知之說無異良知爲未發之中所謂人生而靜之天性主靜卽致良知也良知爲性之發見定之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事事皆本乎性是定性卽致良知也敬則心存而知不昧循禮則制外以養其內主敬與執禮皆所以致良知也卽物窮理似

涉於逐外然窮理以致吾心之知所謂察之念慮之微則亦致
良知也求放心則陽明所宗主者固爲致良知之說所自出而
胡柏泉謂良知者良心之別名則求放心卽致良知也端倪卽
良知指發見之性由靜中養出亦致良知也良知卽天理之發
見隨處體認亦致良知也蓋致良知之說苟得其解觸處洞然
一以貫之故陽明先生之論亦非執定一端其答歐陽崇一則
謂集義卽是致良知傳習錄謂事物之來惟盡吾心之良知以
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也又云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
是致良知蓋致良知之說近求之濂洛關閩而盡合遠求之孔
曾思孟而無不同推其解則萬變而不窮極其功則四達而不
悖爲學之要莫切乎此而世俗陋儒沈溺於訓詁章句曉曉然
二百餘年而未已也故爲之說以告天下之有志於聖學者俾

毋惑焉

致良知說下

致良知之說昭然無可疑而至今未決者支離之俗學以謬見
駁之而放蕩之門徒以末流失之也自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天
下之士靡然從之名臣修士不可數計其道聽塗說起而議之
者率皆誦習爛時文講章以求富貴利達之鄙夫耳閒有一二
修謹之士闇然媚世而自託於道學者稍相辨論不知其未嘗
躬行自無心得不足以與於斯事而考見其是非之所在也當
時首與陽明辨者爲羅整菴然往復二書未及致知止辨朱子
晚年定論及格物而已晚年定論考訂未確固啟疑竇格物之
解則章句固失之而陽明亦未爲得宜其駁也至於致良知之
辨見于答歐陽崇一兩書世俗之人頗主其說不知其支離而

不足據也其駁良知即天理之說以爲良知乃知覺非天理崇一答之謂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蓋即人心道心之分也整菴復書乃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然則心亦豈容有二乎蓋心本一也就義理言則爲道心就氣質言則爲人心道心不離乎人心而人心不能冒道心之稱故必於人心之中別其爲道心也知發於心心本一故知亦一然就義理言則爲良知就氣質言則爲知覺良知不離乎知覺而知覺之知不能冒良知之稱故必於知覺之中別其爲良知也整菴又謂知乃虛字不可指爲天理而引程子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以爲證不知先知後知先覺後覺並指人言則此知字即實字矣大學八條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字皆虛而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皆實且知即智也春秋以前止有知字無智字故易書詩春秋禮記論語凡智字皆作知仲虺之誥有智字故孟荀莊列諸子始兼用智字智非實字乎若謂知平聲智去聲此特齊梁以後之論古未嘗分四聲也又謂天地萬物皆具天理而良知則山河大地草木金石皆未嘗有以證良知之非天理則其說尤謬人所具之天理即大學所謂明德蓋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動物之有知者猶不能全具況草木金石豈能具人之天理乎人具此理可以參天兩地而立人極草木金石豈能之乎山之理峙水之理流草木之理曲直金石之理堅剛特理中之一端耳如以一端論則山川草木金石具一端之理亦未嘗無一端之知山川之神列在祀典有道之世山出器車河出馬圖而草木咸若蓂莢叶厥屈軼指佞奇木則連理模木則因時皆不可謂無知至於

大地上配彼蒼謂地無知則北郊可不祀矣其論之謬如此顧可據以駁良知之說乎然世之人據其言以相詆詆紛紛然至今而未已者雖由於章句口耳之俗學道聽而塗說而陽明之門不善學者末流之弊亦有以啟其隙而召之謗特不可以此上累陽明耳當時親炙如鄒文莊私淑如羅文恭皆粹然無疵一出於正文莊作九華山陽明書院記以愛親敬長爲良知以親親長長達之天下爲致良知以惻隱羞惡爲良知以擴而充之以保四海爲致良知而文恭答郭平川書謂致良知之說本於孟子以入井怵惕平旦好惡孩提愛敬三言爲證而歸重於致之之功謂一端之發見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二子之論若此亦復有何疑義而一時從學之士不盡爾也龍溪王畿首爲狂論純任自然洸洋恣肆以禍師門而心齋王艮亦多怪異二王之學數傳而益甚若羅近溪周海門遂參以異說誠不可不辨然詭異者不過數人若徐文貞李襄敏魏莊靖郭青螺諸公之勳業陳明水舒文節劉晴川趙忠毅周恭節鄒忠介諸公之風節鄧文潔張陽和楊復所鄧潛谷萬思默諸先生之清修其因致良知之說躬行心得發名而成業者未易更僕數豈不猶賢於整菴輩訓詁章句闇然媚世而一無所建立者乎且學術之傳有得有失雖聖如孔子不能保後世所傳之無失漆雕開未信不敢仕而傳其學者世乃目爲賤儒子夏之後爲莊周遂爲荒唐之論子弓之後爲荀卿荀卿之後爲李斯乃有焚書之禍亦豈足以上累孔子也哉然則欲知致良知之學者毋惑於俗儒之論而不以末流一二人

之失上累立教之師亦可以曉然而無疑奮然而從事矣

心體無善惡說 附跋

無善無惡心之體本龍溪所記天泉會語果否出於陽明先生尚未可知其語亦無病而後人輒詆之謂心體不當言無善是以辭害意而未審體字之義也心之體寂然不動善惡未形故曰無善無惡就靜言故即繼之曰有善有惡意之動猶周子論誠謂靜無而動有云爾靜豈果無誠乎至誠無息如靜而無誠則誠息矣朱子釋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極無形可曰無極善惡未形獨不可曰無善無惡乎或謂心之體當曰有善無惡不當曰無善無惡此說非也心統性情兼理與氣者也謂性爲有善無惡則可謂心爲有善無惡則不可況性有義理之性又有氣質之性性猶不能俱有善而無惡而況心乎或又謂論

學者當本性不當本心此說亦非也義理與氣質爲定名心與性爲虛位義理之性即所謂道心也氣質之性即所謂人心也就義理言之性固有善而無惡心亦有善而無惡道心是也就氣質言之心固有善而有惡性亦有善而有惡氣質之性是也若謂當就義理言不當就氣質言獨不聞伊川謂言理不言氣不備乎理乘於氣性統乎心與生俱生與習俱長心與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如言心性者止言義理而不當言氣質則舜之命禹止曰道心可矣何必復言人心孟子言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可矣何必復言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乎是故言性可言心亦可言有善無惡可言無善無惡亦可意各有所指言各有攸當也然則世之紛紛然致疑者何爲耶曰是成見所拘而勝心害之也在周子言無則不敢疑在陽明子言無則紛紛

然疑之在陸子駁周子之言無則不敢信而後人駁陽明子之言無則紛紛然和之心不虛而氣不平一己之心性且未能知況於議古人之言心性者乎雖然學者苟有志於聖賢之學躬行實踐可矣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與仁則罕言之子貢亦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孟子因告子論性而誤故反覆與辨耳其教門人則止曰孝弟而已義利而已未嘗言性今之教人者不敢望孔孟從學者不敢望子貢實行不修而高言心性妄也甚矣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實行不修於陽明子無能爲役而高言心性者也

余既爲此說客有疑之者曰韓昌黎作原道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龜山楊氏猶非之謂韓子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今子復以心與性爲虛位得無有楊氏者起而議之乎余笑曰子亦審其所議者之是非而已烏能保人之不議哉若楊氏之議韓子則韓子是也楊氏非也楊氏謂仁義不足以盡道則易傳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楊氏何不併易傳而議之乎論道之實有就五常言者有就四德言者而五常四德之中惟仁義爲尤重故易大傳以配陰陽柔剛而概乎人之道孟子之告梁惠亦曰仁義而已其論士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曰已曰備楊氏何不併駁其未全乎韓子以仁義明道德意實本於易傳其原性也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楊氏所云豈韓子所不知哉至其所云虛位則明以道有君子

小人德有吉凶證之矣此猶不解尙可與論文義乎且道德之爲虛位不止君子小人吉凶二者韓子特舉其大凡焉耳孟子謂道二仁與不仁又曰妾婦之道屢足之道易有吝道書稱穢德惡德爽德酒德逸德比德又曰夏德若茲左氏有涼德孝經有悖德詩有湎德德可謂非虛位乎其見於經者如此若子史文集不勝徵引虛位之說又何疑焉宋儒惟周程張邵朱陸數子足以衍孔孟之傳其餘拘文牽義不過細行修謹而已其天姿學力見道之明衞道之勇則皆不及韓李歐曾四君子不可以楊氏爲程門弟子而遂震而奉之也又攷朱子語類萬正淳問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朱子答云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合陰離到急切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云云然則楊氏之論朱子師弟已駁之矣但朱子語亦過甚楊氏爲程門高第道南第一人未必遂至背馳徑以老莊爲主不過拘於五常舊目又忘卻易傳耳至所以教正淳論此須加考究亦非切要法凡欲知道者直須躬行而後心得若止懸空考究終無定見不過堂堘說相輪而已矣

中庸明道論

道猶路也凡道就所行者言行必有其實指其實行乃不迷中

庸一書子思爲明道而作第一章止渾舉道之名義尚未詳道之實際如作文之有冒蓋發端之辭云爾謝秋水先生乃謂首一章足以正道之名而定學者之趨向未也必如哀公問政章實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達道然後道之名正而佛老二氏不得依附而假託焉如子思作中庸止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而已則二氏之徒未嘗不妄引天而謬談性此曰天彼亦曰天此曰性彼亦曰性烏足以正道之名而定學者之趨向哉南宋以後諸儒與二氏辯者誤解本天本心之說終日言性言心言命論愈多而聽愈熒惟實指五倫爲道然後二氏之徒無所容其身無所置其喙此中庸之功之所以爲大而道之所以明也至於論道之功效中和位育亦渾舉之辭二氏之徒猶可依附假託必就五達道而推之於九經然後爲性道教之實

際而二氏不得而依託焉盧陵胡氏行釋尚書云典敘禮秩天命之謂性也五惇五庸修道之謂教也其論切實而世之論學者不盡在於是也彼見自宋以來儒者各有所主以爲立教之法周子曰主靜明道程子曰定性伊川程子曰主敬朱子本主敬之說而益以兩言曰窮理曰躬行陸子曰辨義利求放心白沙曰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子曰致良知遂亦妄舉一言以標宗旨不知先儒亦各有躬行心得之妙因舉其所得以示學者爲用功之法耳然指其用功之法未實指其用功之地則異端邪說猶得影借誠不若實指用功之地之爲愈也用功之地人倫而已矣唐虞五教不過教以人倫文王之教止在仁敬孝慈孔子之自求在子臣弟友故孟子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蓋即中庸所謂五達道也余於聖學功力至淺不敢自立宗

旨有來問者則以明人倫告之明人倫固周程朱陸陳王諸君子所不能違者也道之名其正矣乎學者之趨向其定矣乎

書程山遺書後

秋水先生謂堯舜事業隨出隨處皆有可施不專指出身加民斯言固然然必天德發爲王道乃謂盡明明德之量孔子稱堯亦稱成功文章蓋聖德神功與雜霸功利不同且管仲之功孔子亦稱之乃謂唐虞治蹟不足邀儒者一盼則亦過矣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畎畝樂道何如堯舜君民修身見於世特君子不得志者之所爲耳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自程子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語世儒藉口輒欲以空言傲實績不知程子就性分全量言之自無窮際故曰泰山之上已不屬泰山若腐儒撮土俱無安敢藐泰山也哉內聖外王之學一變而爲迂疎無用至今天下以儒相謦謦皆此等謬說啟之也功業固須因時道行固須由命然道德既充氣盛化神隨在可見不分窮達大舜耕則人讓畔漁則人讓居陶則器不苦窳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孔子所至必聞其政孟子後車千乘傳食諸侯朱子釋孔子賢於堯舜亦就事功言之則知矯語仁義而長貧賤者未可以薄唐虞之治蹟也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始著儒者之效唐韓子宋歐陽子用之不盡濂溪明道則十未用一象山亦然其餘則雖欲用之未必有用直至有明王文成公出始大著儒者之效一洗腐儒之恥而世俗無知小人謬附講學者輒以空言詆之不知此輩何所用於天地間也人極之不立豈可徒咎溯於嗜慾之人也哉

附錄

先生答方靈皋問三禮書目云宋元解經之書漸就銷亡現在尙存什之二三者惟永樂大典一書禮局初開若令纂修等官於永樂大典中檢出關繫三禮之書逐一鈔寫各以類從重加編次而宋元以前三禮逸書復見於天下其功當與編纂三禮等又云永樂大典二千八百餘卷余所閱者尙未及千然宋元三禮義疏如唐成伯瑜禮記外傳宋王荊公周禮義易祓周禮總義王昭禹周禮詳解毛應龍周禮集傳項安世周禮家說鄭宗顏周禮新講義今世所逸之書咸在而鄭鍔歐陽謙之等諸名家之說附見者尤多擇其精義集爲成書豈不勝於購求世俗講章之一無可采者哉其事簡其功大敢以此爲禮局獻焉

答方閣學書

全謝山曰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裘冶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尭公文章高處偪南豐下亦不失爲道園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鮚埼亭集）

鄭荔鄉曰先生聲氣應求太邱道廣徐健菴以後一人博聞强記過目成誦何義門以後一人齦齦辨難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毛西河以後一人要其一生所擯香者不出其鄉於命世之志取介甫於學術取象山於文取廬陵詩縱橫爽朗出入眉山劍南不盡學西江一派也（名家詩鈔小傳）

穆堂交游

萬先生承蒼

萬承蒼字宇兆號孺廬南昌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少喜讀宋儒書與穆堂友善穆堂主張陸學於朱子多深文
先生常戒其偏官京時與穆堂同居日偕全謝山相聚講學閒
或考據史事分韻賦詩歸里後益杜門勵學所著易傳論互體
最精一掃宋元林吳諸子之謬又有萬學集孺廬集參史傳年譜

謝先生濟世

謝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雍正四年遷御史疏劾河南巡撫田文鏡上召入還其疏復
力爭上疑與穆堂爲黨而傾文鏡奪官發阿爾泰軍前自効在
戍所撰古本大學注將軍論劾謂有怨望語廷議罪當死是時
有陸生枏者與同戍撰通鑑論非議時政被誅同縛使視行刑
乃宣旨釋之高宗卽位召復官以所撰大學注中庸疏進上具
疏略曰臣蒙世宗憲皇帝赦其重辜留之荒塞俾得索居省過
閉戶讀書九年以來四書麤曉雖論孟之箋未就而大學注中
庸疏早成大學一書經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順保參其誹謗程
朱世宗並不詰問又經九卿科道議其諷刺朝政世宗復加寬
容蓋以誹謗者因先儒之有疵諷刺者特行文之失檢今書中
九卿科道所議諷刺三句臣已改刪惟是分章釋義遵古本不
遵程朱習舉業者有成規講道學者無厲禁當世道方隆之時
卽聖學大明之日但當發揮孔曾思孟何必拘泥周程張朱臣
所慮者程朱之說固非臣之說亦未盡是乞睿鑒舍其瑕而取
其瑜不勝惶悚上嚴飭還其書尋出爲湖南糧儲道發衡陽善
化浮徵弊巡撫許容庇縣令反劾解任下總督孫嘉淦按治岳
常澧道倉德代其任布政使張璨阿容指貽書令更易長沙府
詳牒倉德以其函通揭事得白改驛鹽道蔣溥繼爲巡撫密進

所著書斥爲離經畔道上置不問又言其老病乃罷歸家居十二年卒著有篋藏十經喪禮窾儁錄史評西北域記纂言內外篇 參先正事略

附錄

先生纂言有曰元之儒許與劉明之儒薛與邱欲覩洙泗之俎豆惜其拾洛閩之麩蓾也新會餘姚歸陸逃朱能翻考亭之科曰惜其襲象山之糞裘也觀此可見其爲學之旨 纂言

陳先生法

陳法字定齋貴州安平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改刑部郎中乾隆初授登州知府歷河東運河廬鳳淮揚大名諸道十一年河決奪官謫戍閱三年召還在翰林時與孫嘉淦謝濟世李元直以古義相勗時稱四君子學宗朱子莅政以教養爲先手治文告辭意懇摯讀者爲感動及遣戍歸陳宏謀薦之及舉經學又以應詔辭不復起著易箋大旨以易專明人事論筮有理解駁來知德錯綜之說又有明辨錄河間問答醒心集 參先正事略

內心齋詩稿

附錄

明辨錄辨象山爲禪宗略曰象山於慈湖舉四端以發明本心慈湖當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有何也於徐仲誠令其思孟子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曰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述因與說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己身上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爾說內爾只管說外看其機鋒迎擊眞是一棒一喝手段嗚呼孟子之言四端在察識而擴充之由火然泉達之機

以至於保四海而象山借之以識取其靈覺之心孟子之所謂反身而誠者朱子謂乃窮理力行工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爲一處則是非歲月之功所能至而直欲於一月半月之間瞑目安坐而得之此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耶是則師弟之間傳授心法無非瞿曇之故智桑門之衣鉢雖善辨者亦不能爲之解也明辨錄

案梅莊不遵程朱乃併斥陸王定齋排陸而宗朱學術與穆堂異趨特以穆堂雍正時得罪與梅莊相牽連定齋與同時負伉直名故併著之

清儒學案卷五十五終

天津徐世昌

震滄學案

有清一代經學以漢學爲盛而康乾兩朝御纂諸經漢宋兼採乾隆中薦舉經學爲一時曠典被擢者皆宋學也其中震滄規模較大最孚時論同舉者附列焉述震滄學案

顧先生棟高

顧棟高字震滄又字復初號左畬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授內閣中書雍正中引見以奏對越次罷職乾隆十五年詔中外大臣薦舉經明行脩之士所舉凡四十餘人先生爲鄒侍郎一桂所舉高宗嚴其選惟先生及陳祖范吳鼎梁錫璵四人被擢並授國子監司業論者謂名實允孚焉先生以年老不任職會皇

太后萬壽入京祝嘏特召見命內侍扶掖奏對首及三吳儆俗
請以節儉風示海內上嘉之陞僻賜七言律詩二章二十二年
南巡召見行在加祭酒銜賜御書傳經者碩四字二十四年卒
於家年八十一先生學出於紫超高氏治經於春秋最深著春
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以列國諸事比而爲表
曰時令曰朔閏曰長厤拾遺曰疆域曰列國爵姓及存滅曰列
國地理大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卿
大夫世系曰刑賞曰田賦軍旅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
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
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行曰
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詩書易三經
曰杜註正訛曰人物曰列女凡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考證典
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
卷采錄舊說發明經義與但考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尚書質
疑二卷不載經文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大抵多據臆斷又
有大儒粹語二十八卷合宋元明諸儒門徑而一之援新安以
合金谿爲調停之說又有毛詩訂詁三十卷儀禮指掌宮室圖
若干卷司馬溫公年譜十卷王荊公年譜五卷萬卷樓文集十
二卷參史傳學案小識錫金合志

春秋大事表

自序

憶棟高十一歲時先君子靜學府君手鈔左傳全本授讀曰此
二十一史權輿也聖人經世之大典於是乎在小子他日當志
之年十八受業紫超高先生時先母舅霞峯華氏方以經學名

世數舉春秋疑義與先生手書相辨難竊從旁飫聞其論而未心識其所以然二十一先君見背讀儀禮喪服旁及周官戴記而於春秋未暇措手年二十七八執筆學爲古文始深識左氏文章用意變化處而嗤近日所評提掇照應者爲未脫兒園習氣然於先君提命之旨及兩先生所往復辨論者未之及也雍正癸卯歲蒙恩歸田謝絕勢利乃悉發架上春秋諸書讀之知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卽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其背違者有二其一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夫子以布衣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不書卽位爲首黜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貶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讐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卽非人心同然之春秋又春秋强兼弱併戰爭不休地理爲要學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識南北也雨雹霜雪失時爲災蒐田城築非時害稼時日尤重學春秋而不知時日是朝菌不知晦朔也用是不揣愚陋覃精研思廢寢與食家貧客遊周歷燕齊宋魯陳衛吳楚越之墟所至訪求春秋地理足所不至則詢之遊人過客輿夫販隸乃始剏意爲表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於吉禮表詳列十二公卽位或不書卽位明夫子當日皆是據實書以正聖人以天自處貶削君父之謬列朔閏及長厤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厤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列疆域及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而春秋一百四十國之地里聚米可圖郊禘社雩崩薨卒葬蒐田大閱會盟聘享逆女納幣雜然繁夥列吉凶賓軍嘉五禮表以紀春秋天子諸侯禮儀上

陵下僭之情形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乃魯稅畝而田制壞作邱甲而兵制亦壞列田賦軍旅表以志强臣竊命損下剝上之實霸統興而王道絕周室夷爲列國霸統絕而諸侯散列國淆爲戰爭列爭盟凡五交兵凡七以紀春秋盛衰始終矜詐尙力强弱幷吞之世變晉楚爭衡互爲勝負其當國主兵事者左氏備載其人列晉中軍楚令尹表以志二國盛衰强弱之由宋鄭爲天下之樞晉楚交爭宋鄭尤被其害子產有辭而諸侯是賴向戌爲弭兵之說而中夏遂靡列宋鄭二執政表以志二國向背關於天下之故周室頹綱魯亦守府自襄王錫晉南陽而勢益不振魯自僖公賜費而季日益强列王迹拾遺魯政下逮二表以志周魯陵遲尾大不掉之漸禘郊祫禘一祭二名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出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生民長發皆商周尊祖禘祀之樂歌斷無稱母而不稱父之理著禘祫說以明戴記祭法大傳之誣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杜孔已斷爲闕文宋儒謂各有意義殊不知文姜哀姜之罪惡豈待去其姓氏而明況上下截去一字人復知爲誰某聖人無此弄巧文法以俟後人推測之理列闕文表以一掃後儒穿鑿支離之翳三傳各執一說黨枯護朽此是彼非使學者茫然歧路靡所適從列三傳異同表酌以義理衷於一是以祛後日說經雷同偏枯之弊蠻夷戎狄種類雜出地界既殊稱名復混列四裔表別其部落詳其姓氏以正史遷允姓姬宗目爲兄弟之妄戰爭滋興技巧益甚決機兩陳制變無方列兵謀表以志孫武吳起六韜三略之始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周公成王業而作詩書一時學士大夫占筮決疑歌詩贈答引物知類千

里同風列三經表以志漢宋儒者經說傳義之祖大河遷徙從古不常而周定王五年河徙係己未爲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者六國獨係於衞列河未徙與已徙二圖以志春秋與禹貢河流遷變之自此皆有關於經義之大者既著敘論百餘首復編口號以便學者之記誦蓋余之於此泛濫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執筆爲之者又十五年始知兩先生於此用心良苦先母舅霞峯先生博稽衆說無美不收高先生獨出心裁批郤導窾要皆能操戈入室洞徹闖奧視宋儒之尋枝沿葉拘牽細碎者蓋不啻什伯遠矣余小子鈍拙無似得藉手以告其成以無負先君子提命之旨與兩先生衣被沾溉耳濡目染之益謹述其緣起以識於首簡命之曰春秋大事表云

邱甲田賦論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廉辨論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邱甲者每邱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于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于田上征之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杜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卓哉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往往不之信者則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帥而至之文疑此言與周禮相悖余謂周禮出于王莽時好爲繁重碎密之制特傅會司馬法以譬當世之愚民非周制之本

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詩書非出于一人之手學者可因文思義以想見當時之制度非若周禮勒成一書有所增飾故至今猶可考而知也嘗攷左氏傳鄭莊之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晉惠公御秦師乘小駟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衛懿公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子瑕以伐隨則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溝洫之外別有牧地主伯亞旅而外別有圃人築場納稼之餘別煩芻茭且或秣飼不以時或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輦皆出民閒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衛風有騂牡三千魯頌有駉駉牡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不特此也馬牛車輦皆

民自具則必怨行役者兼遞其供馬賦車之苦勞歸士者并慰其車煩馬殆之勤而東山止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何草不黃之詩止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但曰民勞耳未嘗一言及車馬也且其制當自周初已定武王勝商克紂當云歸馬于民閒還牛于卒伍可矣何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且即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既云馬牛供于邱甸矣而大司馬校人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又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與左傳授甲授兵正相類可見周禮一書有眞有僞所貴好學深思之士旁通經傳參互而別擇之勿徒泥于先儒之成說庶乎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謹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爲衡定之曰初稅畝加賦也作邱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春

秋當日之情事瞭然若睹而諸儒之說亦有所折衷矣

三傳禘祫說

今世之稱祫禘者謂祫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周以稷配譽魯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徧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嚳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聖人之經則詩所傳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書春秋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于嚳者之三頌與孔子所書春秋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于嚳者因祭法有禘嚳而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于圜丘非謂宗廟之祭而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說亦非謂稷之生于帝嚳而因以祭之也況質諸三傳其禘之說又甚明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穀謂之祫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祫合也禘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得祭爾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畢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惟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羣廟之主絕未嘗有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于文王也鄭康成又謂禘之異于祫者謂第陳毀廟之主而羣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徵之春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

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明明于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雝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爲武丁大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之手定而猶不足信乎雝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于嚳也長發之言玄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未嘗一語及嚳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爲陳毀廟及祭功臣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之禮樂者蓋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以干大戾乎況魯頌閟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羣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尚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顏師古註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怪夫不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馴至漢祖堯曹魏祖舜牽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循復曲成其說至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辭此皆不深考于經之過也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據左氏傳滅庸者楚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略無異辭文定因謂庸有取滅之道而蔿賈善謀國春秋以是滅楚之罪嗟乎春秋豈爲楚計得失哉就使謀國果善亦祇益其狡焉敢疆憲陵中夏之計乃春秋之所深惡聖人曷爲予之其所以詳書不

殺者實著楚之交深黨固橫行無忌將有問鼎之漸關于天下之故而書之也考楚武文之世已庸嘗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攘楚楚威稍挫中國得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暴興乃連結巴秦滅庸庸與麇俱爲今鄖陽府境麇今鄖陽府鄖縣又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卽庸國地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勢益西北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撓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師而早知其有窺覦周鼎之志矣且夫庸非小弱也周武時曾佐伐紂立國已數百年晉欒武子嘗稱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蓋亦重大其事其所屬魚邑實爲今夔州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居秦楚巴三國之界故不結巴秦則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勢中國之藩籬撤矣夫讀春秋者貴合數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時勢不當就一句內執文法以求褒貶宜合天下而統觀大勢不當就一國內拘傳事以斷其是非春秋爲天下之無王作非爲一國作也矧吳楚蠻夷其謀國之善否何關于聖人之慮又況其爲封豕長蛇游食上國者哉前此翟泉于溫之盟秦人皆與志秦晉之合晉伯之所以盛今此楚秦滅庸志秦楚之合晉伯之所以衰晉伯之盛衰周室之安危係焉不可以弗志也胡傳固非而張氏洽亦第謂楚宜制服之而已不當遽夷人宗社以是爲楚罪猶屬管窺之見夫春秋豈沾沾焉責楚之滅庸而已哉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爲門戶論

楚在春秋北向以爭中夏首滅呂滅申滅息其未滅而服屬於楚者曰蔡蔡爲今汝寧府上蔡縣汝寧諸小國盡屬于楚獨蔡

存故蔡自中葉以後於楚無役不從如虎之有倀而中國欲攘楚必先有事於蔡僖四年齊桓爲召陵之師經云齊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蔡則不能長驅而至于陘也定四年吳闔閭之入郢也經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蓋吳不得蔡爲嚮導則不能深入要害因以直造郢都也蓋蔡居淮汝之間在楚之北爲楚屏蔽熟知楚里道其俗自古稱強悍故春秋時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之禍最深而其爲楚之禍亦最烈始以楚爲可恃故甘心服從逮不堪命而反噬則楚亦幾亡故讀春秋者必熟曉地理而後可知春秋之兵法而後可知聖人之書法乃後儒之以一字爲褒貶者則曰侵蔡爲蔡姬故書曰遂是聖人貶之也蔡用吳破楚能報數世之怨書曰以是聖人褒之也皆不考實事懸空臆斷殊不知齊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積謀二十餘年豈爲一姬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爲兵端若不討蔡之從楚使楚不忌而預爲之備因得輕行掩襲疾驅至陘而吳自舍舟淮汭（今壽州）過蔡境蔡來會之道吳自江南壽州陸行經義陽三關之險至湖廣漢川縣小別山深入敵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侯所能與故雖與唐偕而獨書蔡侯此皆當日之實事聖人豈有褒貶于其間哉夫春秋之作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故熟玩經文而列國之地形與當日之兵勢瞭然可見矣自哀三年吳還蔡于州來汝寔之地全爲楚有中國始無事于蔡而蔡亦旋爲楚滅自定公以上蔡爲中國與楚之利害豈不歷歷可驗也哉

赤狄白狄論

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又有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

狄白狄種類最繁案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之種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然以予考之閔僖之世狄尤橫其時止稱狄未有赤白之號蓋當時之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赤狄最強能以威力役其種類白狄故居河西其別種在中國者赤狄能役屬之而長狄尤其酋豪中之魁異者合諸部爲一力大勢盛故能以兵威伐邢入衛滅溫伐周又能仗義執言救齊伐衛以齊晉之強莫之能抗也其疆域自晉蒲屈以東東與齊魯衛爲界蓋自平陽潞安以及山東之境雜居山谷縣地千里故當日邢衛宋魯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逮僖公之三十二年而狄始亂明年伐晉而白狄子見獲蓋其種類自相攜貳各分部曲如匈奴之分五單于勢分力弱自是而赤狄白狄紛然見經而狄於以不競矣論者謂長狄白狄之各爲一國非也蓋其初皆屬于赤狄後稍稍離異始以名見于春秋文宣之世威令不行四出侵伐屢見挫衄經書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皆狄之將佐後僑如之弟焚如與潞俱滅則狄之死國難者春秋賤之故不書使不得與潞子嬰兒等則其種之貴賤可知矣綜而計之莊公三十二年而狄伐邢暴橫中國更三十有四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又三十有五年而赤狄潞氏滅于晉又六十有五年而晉滅肥又十年而晉滅鼓白狄止存鮮虞百四十有四年之閒盛衰強弱之故豈不較然也哉晉里克之逐狄也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則當狄之合狄之所以盛也郤成子之求成于狄也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則當狄之分狄之所以衰也春秋始書狄而後書

赤狄白狄者蓋因列國之赴告與狄之自通于中國者而書之皆當時之實錄學者可由此思其故矣杜氏于呂相絕秦以白狄爲晉婚姻謂赤狄之女白狄伐之以納于文公其意似以廧咎如爲赤狄而重耳所奔爲白狄此出于臆見無可考據廧咎如之女爲叔隗季隗而狄女亦稱隗后則本爲一姓當時之止稱狄者皆係赤狄無疑也太史公稱諸戎翟自有君長莫能相一蓋據春秋之末至戰國而言耳非所論于魯閔僖之世也

戎狄書子論

昔先王建國胙土命爵分爲公侯伯子男春秋時班班猶存然亦有出于時王之所賜如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郤犨來進爵爲小邾子是也而于戎狄則無聞乃吾觀宣昭之閒赤狄之別有潞子嬰兒白狄之別有肥子緜皋鼓子鼙鞮者聖人皆書之于經而左氏不著其封爵之所自杜預亦弗深考余嘗疑之其爵非先王之所賜亦非時王別命以土直以戎狄各居一方桀驁難制大國請于王而命之如唐世外夷有叛者就加節度使之類耳而其先之不見于經何也閔僖之世狄最强盛聖人止書狄其時實未賜爵也僖之末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宣三年而赤狄始見經八年白狄始見經自後凡書赤狄者七書白狄者三其時賜爵與否未可知而聖人略之不書者春秋于外夷多從其故號如楚之武文改爲楚已久而終莊公之世止書荊人是也逮晉滅諸國則其君臣自誇武功獻俘于王必詳列其國號與其君之爵與名如後世之露布自京師昭示遠近春秋安得而不書其爵乎至如甲氏留吁鐸辰則實未有國號未賜爵命聖人亦第從其實書之也經于潞氏及甲氏

留吁明書赤狄而曰肥曰鼓不著狄號而杜氏知爲白狄之種者此或別有考據至其國名則各從其地潞氏以潞縣得名鼓以鼓聚肥以肥累城得名此各因廬帳所在從而立稱知出于春秋之季之濫加名器而不得比于徐楚吳越之列明矣推而計之如所稱戎子駒支無終子嘉父戎蠻子嘉及陸渾子者例皆書子無終乃山戎之別種陸渾係秦晉之所遷其非文武之舊封尤最易明者他如楚之別爲夔宋之別爲蕭聖人皆書之于經而未詳其封于何年正義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宋人封之爲附庸孔晁註鄭語謂熊摯有疾而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此皆隱桓以後之別封者余悲夫春秋之國日就微滅而亦有別爲建置如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僭號稱王與燕趙爲列國均非周初之舊封余因得而備論之庶春

秋當日之興廢較然可睹焉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或曰子謂春秋之文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如是則弒逆之事得以自爲隱諱何以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余應之曰子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弒逆之名于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于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弒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也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作春秋之旨于坤卦之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玺帥師公

子慶父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趙盾盟于衡雍楚公子圍會于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患臣子懍其漸而力爲之遏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獨斷之于心而書之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且人而忍推刃于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惟當夫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燭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讀是編者人人恥爲大惡而不敢一毫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則聖人之作春秋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以存幾希之統直接堯舜湯文者端在于此若謂聖人第從其實而書之且或未得其實而欲訪求傳聞而得之則聖人豈能

從百年後竊司寇之大權而妄欲與魯史爭眞僞哉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余年十八歲執經高先生卽令讀周禮二十一先府君見背從授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已而漸及通經當時深信篤好見有人斥周禮爲僞者心輒惡之五十以後輯春秋大事表凡十四年而卒業乃始恍然有疑非特周禮爲漢儒傅會卽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之本文也何則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疎數幣賦之輕重牢禮之薄厚各準五等之爵爲之殺而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儀禮有燕禮以享四方之賓客聘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爲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米禾薪芻有定數牢鼎几筵籩豆脯醢有常等靡不釐然

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卻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强敵也甯命之不答形弓及湛露叔孫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聞述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惠也郤至聘楚而金奏作于下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干奔晉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饗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所考據各以當時大小彊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於周公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與若周公東之高閣未嘗班行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若概行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髦王制不遵法守歟不應舉世盡憒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而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會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夫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而忽然出於漢武帝之世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稍存一二而必過信之爲周公所作則過矣余從事經學五十年始而信中而疑後乃確見爲非眞傳有之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請以質當世好古之君子後日論定者亦將有取于余言也

附錄

先生少受經於舅氏華天沐學泉暨高紫超愈通三禮學於諸經沈潛往復鉤貫旁通乃用史遷諸表例著春秋大事表初與

同縣華子宏孳亭同習儀禮畫宮室制度於棋枰以棋子記賓主升降之節器物陳設之序如以身揖讓其間（錫金合志）

春秋大事表諸表多有從游諸人佐輯其見於凡例者氏族世系官制三表出於同里華玉淳朔閏表華文緯經始而玉淳成之輿圖華淞所定（春秋大事表凡例）

乾隆中敕修國史儒林傳諭旨有曰果其經明行修雖韋布不遺豈可拘於品位使近日如顧棟高輩終於淹沒無聞耶阮文達創初稾引上諭以先生冠首及嘉慶末進呈乃改以時代爲次（繆荃孫紀儒林傳始末）

方望溪曰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覽而愼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卽乎人心（與震滄書）

楊農先曰春秋家之弊有二一則泥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一則惑於褒貶謂春秋有舊例有變例得先生書桓文之功罪明條例之謬誤亦見（同上）

震滄交游

陳先生祖范

陳祖范字亦韓號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舉人是年秋舉行會試中式同縣蔣相國廷錫重其學行將援之高第先生遂託足疾不與廷試歸里槌戶讀書終不復出赴試居數年詔各行省設書院以教士大吏爭延之主講訓課有法或一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詔舉經學張相國廷玉王尚書安國歸侍郎宣光交章薦之褒然居首以年老不任職賜國子監司業銜十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著經

愚一卷膺薦時進呈御覽高宗親批其卷謂論禘祭一條爲有識論古今服制不同一條爲得用禮之體又有掌錄二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同縣顧主事鎮傳其學參史傳先正事略經愚

經愚

漢人以象數言易星厤災祥兵陣修養丹火無不託焉魏王輔嗣一空諸膠葛泥滯之說專言義理並互體亦不論唐修正義宗之而荀虞鄭諸家俱廢至宋突興康節先天之學卦圖布置方圓橫縱學易者不求諸文字而先觀圖象以爲祕妙黃東發有義畫以上晚添祖父之譏歸熙甫有車書既造更求轉蓬烏迹之比可爲解頤然世儒方從事焉朱子以易本爲卜筮而作故釋占專以筮得爲言此義從前所未明指或亦疑之曾聞一老生云讀易且先理會大象傳六十四个以字要言不煩極合聖人學易寡過之旨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得毋勞而寡效乎

古文尚書之取信於人以他書所引具見其中也然參考而其僞轉著黃梨洲摘凡我造邦五句國語稱文武之教古文則在湯誥左傳引夏書辰不集於房爲日食正陽之月之證古文乃在季秋月朔明是誤襲予觀禹謨泰誓罅漏尤多請疏析之論語堯曰一節作三處插入以符合於舜亦以命禹舜往于田七句孟子兩處分引今總見於征苗益贊苗民逆命忽言及帝之家庭已覺不倫謂父頑難於感格有若神明尚可以誠感何有於苗頑是苗頑猶不至如瞽瞍而父之難化甚於苗民也

語病豈不大哉成允成功云云詞排義複幾似九錫文譽臣語
官占云云一兩言可竟乃如此稠疊誓師云云通套常談爾泰
誓受有臣億萬云云與受有億兆夷人云云一義而再見既曰
戎商必克又曰受克予曰窒敵非敵臨敵誓師豈宜口持兩端
尤可怪者孟子引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文
從而義順請以古文較其句讀豈成文義耶今朕必往一摹湯
誥之語乃汝世讐罔顧六七作之賢聖君此皆可疑者口相傳
以熟不加詳察爾前儒之議古文在文詞之難易格制之平弱
未及於義理苟義理無疵如虺誥說命旅獒周官等篇何必以
不類伏鼂口傳而疑之哉
穿鑿附會康成箋詩之病也淺俗粗直紫陽註詩之病也紫陽
易義窒略無繁謂添一解譬如燈籠添一骨子障一分光其於

註詩也亦然自謂學孔子說蒸民之詩只下二故字一也字一
必字義便極明而不自知其變風雅爲村腔口號穿鑿附會之
病雖去而蘊蓄深厚之美全失一切託言反言遠言若有意無
意而言者靡不抹撥辭近閨思卽以爲淫邪辭近宴樂卽以爲
讌享通用辭近稱美卽以爲盛世之作篇章相次卽以爲後答
前篇難於作解卽以爲不取義之興或興而直以爲賦則樂莪
楚之無室家憂有狐之無裳帶黃鳥亦思教誨將軍便是行役
不覺令人笑來執著詩無美刺之成見人言皆以爲自道桑中
溱洧若自供罪狀者桑中三姓女期送一處溱洧男女合辭歌
唱非情理所有也小序所列世次指爲某時某事之作其間卽
有附會時代差近師傳猶當十得七八朱子除詩有明文者概
置不用固是其謹愼處亦是其師心自用處

治春秋者尊聖人太過索聖人之意太深至於苛密煩擾彼此義例自相乖刺而經旨愈益茫昧粗舉一二如開卷元年春王正月魯史奉周正朔紀事之常規有何深義而謂春秋謹五始之要董子治公羊以正次王王次春爲對策論端假使冠王於春上雖初學亦知其不順也後來夏時冠周月改正不改時之辨益紛紛矣莊元年夫人孫於齊上甫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故不復著姜氏省文也閔二年夫人姜氏孫於邾去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已曠隔矣不得不著姜氏說者謂殺夫罪重故去姓殺子罪輕故不去姓此何理也僖二年書冬十月不雨三年書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逐月分書此必不雨者竟月踰月非全無雨也文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必中間絕不曾雨故總書之也此亦措辭之常說者遂有僖公勤雨而文不憂雨之別矣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假使倒易其文爲隕五石於宋或云宋隕五石鷁退飛過宋都六便不穩順聖人之筆亦明簡而已矣非有意參差其辭以寓義也說者巧爲先數後數目治耳治之別贊歎爲聖人性命之文果其然乎孔穎達議劉焯釋尚書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蓋是治經之通病而春秋家尤甚凡若此類但可資爲談助以爲得聖人之意則未也

禘本前代夏祭之名周改爲五年一舉之大祭謂之追享據大傳以考春秋之書禘其故難通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周人禘譽以后稷配後代無祖所自出可當帝譽者故禘禮猝舉難行若魯以文王爲所自出而周公配之非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是固然矣及觀春秋所書之禘又不類

此一吉禘於莊公一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一禘於僖公於莊於僖又當誰配若無配位而但祭於其廟則與時祭何別而名追享之禘乎以意推索必禘祭儀文特異他祭不在於有配位卽成王賜魯但云祀以天子之禮樂未嘗追配文王也唯儀文之盛不同時享故移而用之他廟俱可必泥所自出之配以求之則闕矣一說謂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而祭之以審諦昭穆故名曰禘此與春秋所書之禘爲近而與不王不禘之制全別豈禘有二如冬至迎長日之郊與夏正孟春祈穀之郊名同而實異者乎

歷考禮文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庶人喪不貳事王制文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祥謂大祥雜記文也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者致還君國之事曾子問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也曾子問又云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唯金革之事無避明他事皆不與也以上數條其義悉合惟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唯金革之事無避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檀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然則喪中未嘗不從政君未嘗不使之注家因禮文互異謂王制三年不從政指庶人明非庶人不免從政以曲合於大記又謂大記之服王事爲兵革之事見與三年不從政原不相謬然金革之事不恆有豈得據以爲常彼此遷就終難彌縫禮文之異由前數條必三年予竊乃合不奪人喪之誼由後之說則大臣丁憂或期月而起復亦似禮之所許後之君子不必攘袂變色而爭起復之失但有說焉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身不

離乎己之國與家也侯服王事越月踰時則反大夫士弁絰帶而從公事不出乎父母之國暮而奉使亦不若後世繫官於朝出典州郡一去無還期曾不得更盡其心於邱墓蒸嘗也然則雖有禮文可以藉口奪人之喪與見奪於上者其能兩安而無歉乎哉

古今服制不同大都後加隆於前如父在爲母期禮也唐父在亦三年明又升爲斬衰嫂叔無服禮也唐加小功從母小功而舅緦麻唐改舅爲小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明制則斬衰三年士爲庶母緦明制則杖期其古禮有服而後直去之者儀禮云貴妾緦喪服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後代不問有子無子皆無服竊以理與勢權之有難安者四焉明以來妾母之服一如正適子於其母既全不厭降而抗卑於尊夫於子之母又自尊而厭卑已甚彼此何不相顧也此一不安也正妻若無子妾有子方藉妾子以承宗祀而恝然於其母之喪二不安也或女君亡而妾攝職生用其勞歿曾不得比於同爨之緦三不安也服有報妾爲君斬衰三年君爲妾乃吝三月之報四不安也豈以人情多溺於私愛以妾爲妻故矯枉不嫌於過正與要不若古禮之爲當矣

泰伯章　太王遷岐或云在商王廩辛時或云武乙時或云小乙時大抵去克商時近猶百有餘年商道未衰古公方避狄遷居邊萌異志揆之時勢良爲乖刺詩云實始翦商猶書云肇基王迹從既有天下後推本言之耳朱子著一志字便覺太王與曹瞞司馬懿相似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未嘗言所不順從者何事大約謂太王歿時泰伯出亡不在側故不得立耳朱

註以爲不從翦商之志是泰伯如新莽之子宇也何以爲太王地乎因文王以服事稱至德遂謂泰伯亦必以讓商稱至德影借詩與左傳之文爲左證以成其誣金仁山歸震川皆詳辨之斷不必墨守朱註代爲護前矣

執圭　周禮典瑞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二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此君所親執之命圭也又云琢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疏云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穀蒲之文直琢之而已其長皆降於君一等如上公圭九寸則聘圭八寸也古註甚明朱子混云諸侯命圭如後世官之有印一而已豈得令使臣持出耶

文集

六藝論

六藝亡而道術裂異端邪說並起而中之祀鬼神之古禮廢一時淫祀熾矣喪祭之禮廢浮圖黃冠師修七設醮之術用矣樂廢而優伶院本盛行矣此關係世教之大昔無而今有者也昔元有之後因無傳而疑昔日未必有者如聲音之妙鼓瑟而魚出聽聞絃而馬仰秣奏清角而夏飛霜或以爲形容過當不知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九成而鳳凰來儀大司樂之六變羸羽鱗介諸物皆可得而致其精妙入神載在六經豈皆虛辭飾說乎五射之參連放一矢而三矢連去襄尺臣退君一矢井儀四矢貫鏃如井是紀昌飛衛之巧遊藝者習以爲常也五御之逐水曲能逐水屈曲而不墜水舞交衢能御車交道如舞然御法既不傳矣近世盛推西洋算法黃宗羲云句股之學其精爲

容圓測圓割圓本九數商功遺術學者不能習西洋人得之改容圓爲矩度測圓爲八線割圓爲三角中土人讓之爲獨絕闢之爲違天皆不知二五之爲十也若夫書夫人而習之然文字之刖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之辨操觚家曉其義者絕少鄭漁仲謂梵人有無窮之音華人有無窮之字古字多通用後乃日繁以滋無窮之字非聖人所尚也字愈多而識字者愈少矣曲禮玉藻載容體之禮立無倚坐無陂聲容靜頭容直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明者接之以觀人於執玉高卑身容俯仰決人吉凶而不爽豈非聖人之相法乎後之學者但高談性命空語道德其于藝事本不能之漫謂不足爲之習之者少其學遂亡惟其少見是以多怪聞所稱述則以爲虛言無實而不之信蓋亦未深考焉耳

吳先生鼎

吳鼎字尊彝號易堂金匱人乾隆甲子舉人十五年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累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考降左春坊左贊善遷翰林院侍講休致歸熟精易理三禮著易例舉要二卷倣周易折中卷義例益加推衍上卷多輯先儒之說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條惟不及互卦卦變二義自序云已詳中爻考卦變考中而二考不載書中又著易象集說九十卷采宋俞琰元龍仁夫吳澄胡一桂明來知德錢一本唐鶴徵高攀龍郝敬何楷十家之說其論辨去取別爲附錄十卷蓋以漢唐舊說略備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說略備於董眞卿周易會通惟元明諸解未有專彙一書哀此十家以繼二書之後易堂問目四卷以六經疑義綦多三禮爲甚條舉大端設爲問答論定商推

以示歸宿膺薦時並呈御覽又東莞學案專攻陳建學蔀通辨而作兄爾字大年乾隆元年楊尚書名時以經學薦會於是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以父憂歸尋卒著有易象約言二卷洪範集注一卷儀禮集說一卷春秋修註四卷三正考二卷朱門授受錄十卷未發質疑五卷律呂源流十二卷弟熙乾隆丁巳進士官武義知縣亦通經著有律悟一卷律問八卷參史傳學案小識錫金合志

梁先生錫輿

梁錫輿字確軒介休人雍正甲辰舉人乾隆十五年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與吳鼎同食俸辦事不爲定員兩人同召對高宗諭曰汝等是大學士九卿公保經學朕用汝等教人是汝等積學所致非他途倖進窮經爲讀書根本但窮經不徒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汝等自己躬行實踐方能教人躬行實踐又諭所著經學令翰林中書各二十員在武英殿各謄寫一部進呈原書給還稽古之榮時以爲罕尋直上書房累遷少詹事大考降左庶子復擢國子監祭酒坐遺失書籍鐫級著易經揆一十四卷附啟蒙補二卷參史傳

方先生苞別爲望溪學案

惠先生棟別見研谿學案

楊先生椿

楊椿字農先武進人父大鶴康熙甲寅進士官至左春坊諭德著有春秋屬辭比事七子皆以文學著農先其第三子也康熙戊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政治典要兼明史及一統志國史三館纂修累擢侍講學士兼修三朝實錄世宗實錄乾隆初

奉使祭告秦蜀還奏途次見聞七事議行豁免河灘地浮糧及
酌給山西佐雜養廉二條尋以原官致仕家居二年特召還修
明鑑綱目書成年已老以二子官京師留就養乾隆十八年卒
年七十有八農先德行疑然經術史才爲時所重久居館局勤
於所事持論特高總裁亦不盡用於有明一代事實弗可匹鄞
縣萬季野所著賸稾長編及一統志稽古錄水經注廣釋古今
類纂毘陵科第牒譜諸書藏於家晚窮諸經著古周易尚書定
本詩經釋辨春秋類考周禮訂疑齊侍郎召南稱其多創解皆
佚不傳惟孟鄰堂文集二十六卷行於世長子述曾乾隆丙辰
舉博學鴻詞壬戌一甲二名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纂修通鑑
輯覽能承其家學 參齊召南撰墓誌 武陽合志

文集

春秋大事表序

昔之言春秋者莫善於義莫不善於例義者宜也例則舞文弄
法吏所爲非春秋教也自漢胡母生著公羊條例廷尉張湯用
之以治大獄丞相公孫弘以其義繩臣下江都相董仲舒撰決
事比於是公羊家以春秋之義爲獄吏例矣穀梁氏因之左氏
後出經生恐不得立於學官仿公穀二家爲書不書之例引孔
子君子之言附益之後儒未察謂皆出於邱明杜預集傳中諸
例爲釋例十五卷四十部而習春秋者益但知有例不復知有
義矣司馬遷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指者胡母生例也張
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李燾曰今更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則
春秋文脫落蓋甚於他經後人欲於月日名字爵號氏族之閒
以一二字同異爲聖人之褒貶且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

有斷例豈不謬乎先儒謂公穀深於理而事多謬左氏熟於事而理未明敘事亦多失實夫公穀考事之疏不必言矣至以祭仲出君爲行權衛輒拒父爲尊祖無父無君已甚猶謂深於理乎左氏則見聞之廣紀述之詳後之人讀之尚能發爲至論況其自爲之焉有所見之不明所敘之失實如昔賢所議者乎隱二年王貳於虢蓋鄭以王爲貳王亦受鄭之言貳欣然交質左氏直書之以著平王之不君鄭莊之不臣耳非以貳爲是也君子曰以下則經生所益之論斷非左氏見理之不明也齊桓侵蔡釁由蔡姬晉文侵曹伐衛起於觀浴之與與塊皆事之不可隱者否則召陵城濮仁義之師非霸者之舉矣不得言左氏敘事之失實也其他苛論不可勝舉余深病之嘗欲采左氏事敘於經文之下而去其書法論斷取公穀之事不同者附焉又思平桓之際王迹雖衰不可云熄欲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爲王迹表一篇敘霸者之事之盛衰著王迹之熄之漸又欲爲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四表以著春秋世變禮樂征伐所自出庶春秋之義明例自無所用之矣而浮沈史館荏苒未成今老矣得異聞於先生又恰如吾意之所欲出故不辭而爲之序

與明史館纂修吳子瑞書

蒙示明初后妃諸王傳點竄增損甚善知足下用心專而致力勤也第仍前謬誤尚宜討論目今所改有宜復舊者僕方欲再觀之館吏來索云足下待錄甚急因先附牋以聞誠孝張皇后傳正統七年十月后大漸召士奇榮溥士奇言建庶人雖亡當修實錄按正統五年二月楊榮請歸省墓七月還朝卒於杭州道中張后崩榮之卒已三年矣何得與士奇溥並召也建庶人

者建文帝少子文奎天順實錄元年十月釋建文君子孫安置鳳陽敕曰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前人卽建文帝明代君臣未有稱爲建庶人者卽成祖詔敕亦稱建文君未有庶人之號也恭讓胡皇后傳后善病帝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大臣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不能爭按胡后之疾託辭耳贊其廢者楊榮順之者蹇義其始再三沮後以以疾辭位之說進者楊士奇也張輔夏原吉則始終不言而已今傳不詳其事亦不差別其人則胡后之廢後世何由而明靜慈仙師胡后初崩之謚見正統八年十二月天順七年閏七月實錄而天順七年之敕尤明今以爲生前賜號非矣晉恭王傳太子巡歷燕代及晉與櫚昆弟飲甚歡浹旬太子行櫚送至河南太子令櫚入朝歸藩更以恭愼聞待長史桂彥良等有禮

按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太子巡撫陝西十二月自陝西還未巡燕晉彥良以洪武十一年授晉王右傅十三年改左長史十八年以疾歸二十年十二月卒於家安得二十五年尙在恭王待之有禮也代簡王傳建文時以罪廢爲庶人成祖卽位復爵永樂元年正月還舊封按建文元年燕王移檄天下三年上書於帝歷數帝失皆言罪代王而不言廢爲庶人實錄敍建文時事亦止言代王得罪四年六月己巳燕王卽位七月壬辰遣書召代王亦不言復爵十月辛酉都督陳質以守大同劫制代王伏誅永樂元年二月賜桂書曰吾弟縱恣暴戾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蓋桂在建文中與燕王通謀爲陳質所制不得自由或有之其廢則未也若廢之燕王書檄決不爲帝諱矣吾學編憲章錄諸書見成祖書有拘囚困苦之說因云代王

幽於大同夫代王果廢自應如周齊二王置之京師何僅幽於大同耶其爲謬妄明矣㮮獻王傳權入燕軍時時爲燕王草檄燕王卽位乞改南土請蘇州杭州皆不許令自擇建㮮重慶荆州東昌權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帝大怒權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疾臥城樓乞封南昌帝不得已詔卽布政司爲王邸㫐甌規制皆無所更按實錄建文元年十月燕王拔大㮮之衆及㮮王權回北平四年六月燕王至京遣人迎權建文帝故閹胡伯顏邀之兗州不得達七月庚戌復遣使詔權俟秋涼與宮眷同行則權固未嘗在燕王軍中也八月戊午權遣人請封杭州帝以畿內不許曰往嘗許弟自擇封國吾未嘗忘則權在成祖未卽位前已乞改封且非止乞南土亦未請封蘇州也帝令權自擇建㮮重慶荆州東昌卽在此詔中自是五十五日十月壬子權至京師越五日丙辰與谷王穗同宴於華蓋殿翼日丁巳命所在有司營權妃張氏葬事又五日辛酉詔改江西布政司爲㮮王府是權之改封乃在京時事蓋權奉七月庚戌之詔秋涼與妃同行妃道卒權方經理喪事何暇出飛旗治馳道又何暇往南昌自是至明年正月權在京師二月己未之國帝親製詩送之更安有預往南昌之事成祖卽位已嚴馭諸王岷莊王榲在國嗜酒多言出入不謹帝屢賜書戒之㮮王若擅治馳道往南昌擅臥城樓要封帝豈不譙讓而反不得已從其請以封之乎當時諸王中谷王穗功最高賜賞亦最厚其改封長沙請營宮殿不許令擇衞府廨舍修理居之亦見於實錄是永樂初改封諸王㫐甌規製皆無所更不獨一㮮王矣岷莊王傳建文初廢爲庶人流漳州永樂初復王按

楨降爲庶人流漳州燕王書檄中屢以爲言未卽位前實錄亦
書之及考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癸卯遣都督袁宇鎮雲南賜楨
書曰今遣宇赴雲南整肅兵備鎮撫一方凡事可與計議而行
而不言楨自漳反滇亦不言復爵是楨未流并未廢且仍王雲
南可知蓋建文中廢爲庶人者惟周齊二王湘王柏自焚謚爲
戾而不革其王爵永樂元年正月辛卯以周齊代岷四王同復
舊封詔告中外者蓋以愚天下甚建文帝之惡非實事也谷王
穗傳穗守金川門燕師渡江穗登城望見成祖麾蓋開門迎成
祖按穗之開門以出使燕軍燕王誘之使開耳不然燕王頓軍
龍潭五日不進及穗癸亥出使甲子日何以遂下令乙丑入城
乎其入城也不至東南朝陽通濟諸門而獨北至江濱之金川
非穗出使時成約而何今傳不言出使而但言登城云云是以
成祖之兵爲湯武之師穗之開門爲後后亥黃之士女矣豈不
失其實乎漢王高煦傳成祖命高煦同仁宗謁孝陵仁宗恆失
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按水東日記成祖嘗天
壽山命太子太孫漢趙二王往視過沙河卻輦步行太子恆失
足漢王顧趙王曰前人失腳後人把滑哩蓋諺語也歷代史此等語頗多今以天壽山爲孝陵已
誤更改失腳爲蹉跌把滑爲知警欲求文而不成語矣襄憲王
傳英宗北狩時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眾望頗屬太后命取襄
國金符入宮不果召按瞻墡者誠孝張皇后少子宣德末張后
以英宗幼欲召立之楊士奇楊榮沮而止詳見菽園雜記土木
之變張后崩已久孝恭孫皇后時爲太后瞻墡之嫂也孫后庶
子郞王年已二十有二尙未就封大臣王直胡濙于謙陳循皆

賢之孫后聞土木變三日命郕王監國又十八日命卽位何嘗
舍其子而欲召立其叔乎此皆僕所云尙宜討論者也漢魏後
帝王以孫紹祖以旁支繼大統者其父雖追尊然仍入諸王傳
中惟元睿宗裕宗另爲一傳足下倣之以傳懿文太子將以其
爲天子父故尊之耶則當爲本紀列於太祖下建文帝上可也
而足下不敢若猶是傳也則專傳之與諸王同傳何異懿敬常
妃懿文太子元妃建文帝之生母尊呂妃爲皇太后舊史倣漢
書王夫人丁姬衛姬例俱入后妃傳中今止附書懿文太子之
後而虞王兄弟則另爲標目同於諸帝之子是足下體例未協
僕所云宜復舊者也抑此諸傳中事有不可不增亦有不可不
遽刪者懿文太子在時燕王覬覦儲位晉恭王與太子相睦燕
王媒孽恭王涼國公藍玉太孫外親也燕王以讒搆誣之此皆

太宗實錄中奉旨所書雖其辭隱其旨微而其實有不能全諱
者宜參考稗史以酌書之宣德四年寧獻王請赦高煦天順元
年襄憲王請毀壽陵皆實錄所載似亦不可不書成祖爲逆高
煦實佐其謀建文帝遂崩於火舊史高煦傳末宣宗往視高煦
高煦伸足句帝仆地帝命積火炭於銅缸覆之火熾銅鎔高煦
及諸子皆死蓋當在寧王請赦之後舊史存之以著宣宗酷虐
且見天道好還爲後世叛逆者戒耳而足下刪之殆非大易餘
慶餘殃春秋懼亂臣賊子意也僕才識短淺未能佐足下一二
姑述見聞惟足下擇之謹白

楊先生方達

楊方達字符倉武進人雍正甲辰舉人閉戶著書絕干謁鄉里
重之舉經學不應卒年七十九著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

說通旨略一卷分經二篇傳十篇一依本義之舊大旨多主本義惟卦變之說主程而不主朱其體例以爲必使正義先明而後以旁義參之賓主秩然則條理可得故凡言變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與正義相混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應無應乃卦中之大義象辭爻辭皆從此推出故每卦卦畫之下卽爲注明末附通旨略雜引先儒象象爻位之說閒亦參以己見蓋倣王弼略例而爲之也又易學圖說會通八卷續聞一卷先天之學不離於陳邵又尚書約旨六卷通旨略二卷春秋義補註二卷正蒙集說十二卷 參武陽合志 學案小識

蔣先生汾功

蔣汾功字東委武進人雍正癸卯進士湖北卽用知縣乞養歸改官松江府教授課士有法多所成就爲文原本經術於孟子致力尤深著孟子四編九卷讀孟居文集六卷 參武陽合志 楊椿撰墓志

楊先生繩武

楊繩武字文叔長洲人康熙癸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以父艱歸遂不出討論經義折中同異主講江寧杭州書院甄拔多知名台州齊侍郎召南其一也著有古柏軒集 參蘇州府志

華先生希閔

華希閔字豫原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官涇縣教諭舉博學鴻詞不赴篤嗜儒先書勤於著述著有性理註釋易書詩春秋集說中庸剩語論語講義通鑑地理今釋延綠閣集 參錫金合志

案震滄撰陳亦韓經咫序云海內留心經學余相識不過數人歷數亦韓及方望溪楊農先蔣東委楊文叔楊符倉惠定宇蓋皆嘗共討論者春秋大事表有華豫原序文自

稱老友並附列之

亦韓弟子

顧先生鎮

顧鎮字伏九號古湫又號虞東昭文人乾隆十五年薦舉經學後成甲戌進士授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年老乞休先後主金臺游文白鹿鍾山諸書院善教士卒年七十三初師事陳先生亦韓研經有心得本師說而恢張之著虞東說詩十二卷其詩說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考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搆釁不解者四五百年乃作是書以調停兩家之說紀文達亟稱之四庫經部詩類所採以是書爲殿用破門戶之見云又著有三禮劄記（參史傳　四庫全書提要　袁枚撰墓誌）

靜庵學案

天津徐世昌

靜庵求周徑密率自定捷法出杜德美三術之上是能以

因爲創疇人之傑也述靜庵學案

明先生安圖

明安圖字靜庵蒙古正白旗人諸生治天算入欽天監爲天文生順治初用湯若望治厤及康熙初楊光先爭之湯若望坐罷聖祖親政復用南懷仁治厤是時中西兩家訐短長斷斷相爭持聖祖以躬所未習不能爲折衷乃壹意治天算深通諸術疇人子弟每親爲訓迪先生得聞緒論所詣益進乾隆中歷官至監正割圓肇自九章舊法弧背求矢相傳已久自西法入中

土設六宗三要諸術爲割圓八綫起算法始大備六宗者圓內
容三邊四邊五邊六邊十邊十五邊是也三要者以正弦求餘
弦以本弧正餘弦求倍弧半弧正餘弦是也復推廣之用益實
歸除及益實兼減實歸除增求圓內容十四邊十八邊與三分
之一通弦於是最小者爲五分之弦其自一分至四分之弦則
中比例求之特取數紆回不能隨度以求弦矢故非表無以濟
算及杜德美用連比例演周徑密及弧背求正弦正矢不須開
方祇立乘除之數號稱捷法特未言立法之根先生積思三十
餘年著割圜密率捷法四卷一曰步法於杜德美三法外補弧
背求通弦通矢弦矢求弧背六法合爲九法又
增創餘弧求弦矢餘弦矢求本弧及借弧與正餘弦互求諸術
二曰用法以角度求八綫及直綫弧綫三角形邊角相求凡設

七題謂今之法所以密於古者以其能用三角形也然三角形
非八綫表不能相求用此法以之立表則甚易以之推三角形
則不用表而得數與用表者同又爲圖解皆闡明弦矢與弧背
相求之根未成病且革以授季子使與門弟子足成之書成未
刻道光間戴金谿以授羅茗香茗香與其友岑紹周排比校刻
行於世 參續疇人傳 陳際新割圓密率捷法序 岑建功割圓密率捷法序 羅士琳割圓密率捷法跋

步法

圓徑求周

法置通徑三因之爲第一條次置第一條四除之又二除之又
三除之 或三數連乘得二十四爲法除之亦可後仿此得數爲第二條次置第二條九
因之四除之又五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次置第三條

二十五乘之四除之又六除之又七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次置第四條四十九乘之四除之又八除之又九除之得數爲第五條次置第五條八十一乘之四除之又十除之又十一除之得數爲第六條次置第六條一百二十一乘之四除之又十二除之又十三除之得數爲第七條次置第七條一百六十九乘之四除之又十四除之又十五除之得數爲第八條次置第八條二百二十五乘之四除之又十六除之又十七除之得數爲第九條次置第九條二百八十九乘之四除之又十八除之又十九除之得數爲第十條次置第十條以三百六十一乘之四除之又二十除之又二十一除之得數爲第十一條併十一條之數得總數即圓周

按此即後通弦求弧背法也三因通徑即圓內容六等邊之周數也圓內容六等邊每邊與半徑等故省比例乘除之數其四除各次所通用也初次加二除三除二次加四除五除皆依次遞加一數以爲法也初次用九乘二次用二十五乘皆依次遞加二數自乘以爲法也（三自乘爲九三加二得五五自乘爲二十五下仿此）此以通徑數至億者爲例故遞求至十一條遇通徑數小者次數可省若依各數遞加爲法求至無窮皆能得其密數也

弧背求正弦

法以弧背本數爲第一條次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弧背爲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四率數二除之又三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應減另書之次置第二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六率數四除之又五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應加書於第一條之下次置第三

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八率數六除之又七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應減書於第二條之下第一條第三條相併第二條第四條相併兩總數相減得數卽正弦

按此以連比例遞求四六八率以加減二率也四率用二除三除六率用四除五除皆依次遞加一數以爲法也四率爲減六率爲加八率又爲減相間以爲消息也數小者尙可省數大者依次求之

弧背求正矢

法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弧背爲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二除之得數爲第一條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五率數三除之又四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應減月書之次置第二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七率數五除之又六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應加書於第一條之下次置第三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九率數七除之又八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應減書於第二條之下第一條第三條相併第二條第四條相併兩總數相減得數卽正矢

按此以連比例遞求五七九率以加減三率也三率用二除五率用三除四除亦依次遞加一數以爲法也加減亦相間爲消息也其法大概與求正弦同

弧背求通弦

法以弧背本數爲第一條次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弧背爲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四率數四除之又二除之又三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應減月書之次置第二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六

率數四除之又四除之又五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應加書於第一條之下次置第三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八率數四除之又六除之又七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應減書於第二條之下第一條第三條相併第二條第四條相併兩總數相減得數即通弦

按此法與求正弦法同但通加一四除耳若四除第三率爲常用之數則每次之四除可省通弦求弧背同此

弧背求矢

法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弧背爲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四除之又二除之得數爲第一條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五率數四除之又三除之又四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應減月書之次置第二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七率數四除之又五除之又六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應加書於第一條之下次置第三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九率數四除之又七除之又八除之得第四條應減書於第二條之下第一條第三條相併第二條第四條相併兩總數相減得數即矢

按此法與弧背求正矢同但通加一四除耳若四除第三率爲常用之數則每次之四除可省矢求弧背亦同

通弦求弧背

法以通弦本數爲第一條次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通弦爲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四率數四除之又二除之又三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次置第二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六率

數四除之又四除之又五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次置第三條二十五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八率數四除之又六除之又七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次置第四條四十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率數四除之又八除之又九除之得數爲第五條次置第五條八十一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二率數四除之又十除之又十一除之得數爲第六條次置第六條一百二十一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四率數四除之又十二除之又十三除之得數爲第七條次置第七條一百六十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六率數四除之又十四除之又十五除之得數爲第八條併諸條得總數即弧背

按此即前圓徑求周所用之法也若二率與一率等則比例

可省諸法不論求弧綫求直綫但視第幾條得數首位已在單位下便可住若首位尚在單位前者須依次再推方密

正弦求弧背

法以正弦本數爲第一條次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正弦爲連比例第二率求得連比例第三率次置第一條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四率數二除之又三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次置第二條九因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六率數四除之又五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次置第三條二十五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八率數六除之又七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次置第四條四十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率數八除之又九除之得數爲第五條次置第五條八十一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二率數十除之又十一除之

得數爲第六條次置第六條一百二十一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四率數十二除之又十三除之得數爲第七條次置第七條一百六十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六率數十四除之又十五除之得數爲第八條併諸條得總數卽弧背

按此法與通弦求弧背法同但通省一四除耳

正矢求弧背

法倍正矢爲第一條次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倍正矢爲連比例第三率三率自乘一率除之得第五率數三除之又四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次置第二條四因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七率數五除之又六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次置第三條九因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九率數七除之又八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次置第四條十六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數爲第十一率數九除之又十除之得數爲第五條次置第五條二十五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三率數十一除之又十二除之得數爲第六條次置第六條三十六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五率數十三除之又十四除之得數爲第七條四十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七率數十五除之又十六除之得數爲第八條併諸條得總數又爲連比例第三率與連比例第一率半徑相乘開平方得連比例第二率卽弧背

按此法與通弦正弦求弧背之理同惟多一開平方耳除法始於三四乘法遞加一數以自乘用數小異焉

矢求弧背

法置矢八乘之即四乘又二乘得數爲第一條次以半徑爲連比例第一率第一條爲連比例第三率三率自乘一率除之得第五率數四除之又三除之又四除之得數爲第二條次置第二條四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七率數四除之又五除之又六除之得數爲第三條次置第三條九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九率數四除之又七除之又八除之得數爲第四條次置第四條十六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一率數四除之又九除之又十除之得數爲第五條次置第五條二十五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三率數四除之又十一除之又十二除之得數爲第六條次置第六條三十六乘之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五率數四除之又十三除之又十四除之得數爲第七條次置第七條四十九乘之

又以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得第十七率數四除之又十五除之又十六除之得數爲第八條併諸條得總數又爲連比例第三率與連比例第一率半徑相乘開平方得連比例第二率即弧背

按此法與正矢求弧背同但第一條加一四因餘加一四除耳以上九法皆至精至密任有圓綫求直綫有直綫求圓綫雖推至無窮靡不合也但遇設數大者推算次數較多故增後法

餘弧求正弦正矢

視所設之弧過四十五度者與象限弧相減得餘弧次用餘弧按弧背求正矢正弦法求得餘弧正矢爲本弧餘矢與半徑相減即得本弧正弦求得餘弧正弦爲本弧餘弦與半徑相減即

得本弧正矢

餘矢餘弦求本弧

視所設正弦正矢數大於四十五度者與半徑相減得餘矢餘弦次用餘矢餘弦按正矢正弦求弧背法求得弧背爲餘弧與象限弧相減卽得本弧

以上二法施之弧背求正弦正矢已爲省便施之正矢正弦求弧背尙有不能省便者故又設後法

借弧求正弦餘弦（餘弦卽半徑正矢之較三角形用正矢甚少故借弧求餘弦）

視設弧過三十度至六十度內者借四十五度之弧背與所設弧背相減得較弧背按前法求得較弧之正弦正矢次以半徑爲一率借弧之弦幾（正弦餘弦數同）爲二率較弧之正弦正矢相加減設弧小於借弧求正弦則加求餘弦則減設弧大於借弧求正弦則減求餘弦則加爲三率求得四率爲

弦較與借弧弦幾相加減（設弧小於借弧求正弦則減求餘弦則加設弧大於借弧求正弦則加求餘弦則減）得數爲設弧正弦餘弦

借正弦餘弦求弧背

有正弦求弧背視正弦在十分半徑之三之內者用本法求之過十分半徑之九者用餘矢求本弧法求之若過十分半徑之三至十分半徑之六者借三十度之正弦餘弦用之若過十分半徑之六至十分半徑之八者借四十五度之正弦餘弦用之若過十分半徑之八至十分半徑之九者借六十度之正弦餘弦用之法先求得本弧餘弦然後以本弧正弦與借弧正弦相減得正弦較爲股以本弧餘弦與借弧餘弦相減得餘弦較爲句求得弦爲較弧通弦次按前通弦求弧背法求得弧背爲較弧與借弧相加減（本弧正弦大於借弧正弦爲加小於借弧正弦爲減）卽得本弧有餘弦

求弧背以餘弦爲餘弧正弦如前求得弧背爲本弧之餘弦與象限弧相減卽得本弧

附錄

岑紹周曰曩讀梅文穆公赤水遺珍載杜德美有不須開方祇立乘除之數求周徑密率及正弦正矢捷法特未詳立法之根學者恆苦莫抉其旨監正明靜庵先生暨其弟子陳舜五先生因杜氏三術推廣引伸更補成弦矢求弧六術使環轉相生術無賸義詳加圖解著爲是書於割圓之理推闡無遺尤可舍表徑求八綫朱小梁觀察會據術求得四十位周徑率爲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一八六三六七四七二二七九五一四小餘七一五一九與割圓本法所求者合蓋推其原先設十百千萬諸分弧如本法乘除之

以求合於弦之二十四分八十分百六十八分矢之十二分三十分五十六分諸數俾弧矢奇耦率可互通向之莫抉其旨者一旦豁然是誠術之至精且捷者也岑建功割圓密率捷法序

羅茗香曰杜泰西三法無一語道及立法之原今觀靜庵之法與解始知杜氏法原蓋用連比例術以半徑爲一率設弧共分爲二率二率自乘一率除之得三率以二率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由是推之循序而進雖至億萬率胥如是也西法之妙莫捷於對數以其用加減代乘除而對數之用莫便於八綫以八綫之積數過多運算匪易用對數則一加一減卽得弧度不復更用乘除又考對數之由來亦起於連比例安知當日立八綫表時不用此法推算耶所謂六宗三要累求句股者殆飾詞耳靜庵作是解其始本欲發其自得之義相與抗衡其子

又克繼父志方之古人堪與祖沖之父子媲美祖氏以綴術求割圓密率今靜庵以連比例求密率捷法綴術雖不傳而連比例之屢乘屢除繹其名義似有近乎綴術之道即謂之明氏新法也可（續疇人傳論）

靜庵家學

明先生新

明新字景臻靜庵先生季子習父業充食俸生靜庵先生垂歿以所著捷法授之先生遵父命與門下士共續成之（參續疇人傳）

靜庵弟子

陳先生際新

陳際新字舜五宛平人祖籍福建諸生官靈臺郎爲靜庵先生高第靜庵先生將卒以割圓密率捷法書未竟命先生續成之先生遵父命與門下士共續成之（參續疇人傳）

先生尋緒推究質以平日所聞面校之言補述圖解至乾隆三十九年始克成書（參續疇人傳）

弧矢弦相求圖解

凡解有因法而得者有不因法而得者因法而得者法如是解如是止也不因法而得者法如是解不止於如是也不因法而得何以有是解乎蓋其初非爲法解也亦欲自立一法與前法並行及深思而得之乃與作者脗合遂以爲是法之解故法如是而解之曲暢旁通不止於如是也先生初聞杜泰西圓徑求周弧背求弦矢之法知其義深藏而不可不求甚解欲自立一法以觀其同異因思古法有二分弧法西法又有三分弧法則遞分之亦必有法也由是思之遂得五分弧及七分弧次列三分弧五分弧七分弧三數觀之見其數可依次加減而得遂加

減至九十九分弧然其分數皆奇數也又思之遂得二分弧依
前法遞推至四分弧六分弧加減至百分弧則偶數亦備矣然
猶分而不能合也又思之奇偶可合矣然遂層求之數多則繁
若累至千萬分猶未易也又思之其數可超位而得則以二分
弧五分弧求得十分弧以十分弧求得百分弧以十分弧百分
弧求得千分弧以十分弧千分弧求得萬分弧既得百分弧千
分弧萬分弧三數然後比例相較而弧矢弦相求之密率捷法
於是乎成及其成也與杜泰西之法無異遂以是爲解焉豈非
不因法而得者乎計其次第相求以至成書約三十餘年今觀
其解初若與本法絕不相侔及循序而進而其法之必由乎此
又有確然無可疑者至於設一術取一數反覆求之諸法皆立
而其用未盡所謂法如是解不止於如是也際新親承指授且

不敢違遺命輯其解並述其意云

張先生肱

張肱字良亭寶應人諸生入欽天監官夏官正遷戶部主事與陳舜五齊名同受業於靜庵先生又同續割圓密率捷法相與討論推步較錄舜五極爲稱道推許其裔世業疇人引而勿替

靜庵交游

何先生國宗

何國宗字翰如大興人何氏世習天文先生以算學受知聖祖與梅文穆同值蒙養齋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禮部尚書康熙中預修麻象考成數理精蘊諸書並測繪輿圖雍正八年敕監正西洋人戴進賢修日躔月離二表附考成後而推

算之法未備乾隆二年以尚書顧琮奏增修表解圖說以文穆爲總裁先生副之書成命曰厤象考成後編二十年又命出塞徧歷邊陲測定北極出地高度暨東西偏度列入時憲書復命測繪輿圖先生最老壽錢竹汀入翰林聞其明算先往過之叩以步算諸術言之平易詳盡若惟恐人不知者竹汀歎服以爲猶有梅勿庵遺風云（參疇人傳）

博先生啟

博啟字繪亭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中官欽天監監副嘗論句股和較諸術前人言之綦詳獨句股形中所容方邊圓徑垂綫三事缺而未備乃爲立法六十則其書久佚今所傳者惟有方邊及垂綫求句股弦一題法用平行綫割容方冪爲四小句股形借垂綫爲小句股和借方邊爲小弦求小句小股以小股與垂綫比若方邊與句比以小句與垂綫比若方邊與股比以小股與垂綫比若方邊與弦比道光初監正方履亭以語羅茗香茗香以天元一術補其佚（參疇人傳）

清儒學案卷五十七終